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37/219
5 May 1982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第三十七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54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1982年4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送上1982年3月11日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为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速记稿,该记者招待会是为讨论有关美国决定生产新型化学武器问题而举办的。

秘书长先生,请您将此速记稿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54的正式文件散发。

○. 特罗亚诺夫斯基

* A/37/50/Rev. 1.

附 件

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的讨论
有关美国决定生产新型化学武器问
题的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招待会速
记 稿

1 9 8 2 年 3 月 1 1 日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契尔尼亚科夫；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副总学务秘书、福金院士；全苏毒素学者科学协会主席、苏联医学科学院士戈里科夫；苏联国防部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孔采维奇少将；苏联卫生部代表安东诺夫教授；苏联外交部参赞图里诺夫。

1 9 8 0 2 年 3 月 1 1 日在讨论有关
美国决定生产新型化学武器问题的记
者招待会上福金院士的声明

最近一个时期，国际局势显著恶化，紧张局势加剧了，军事危险增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局势从未象现在这样严重。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和北大西洋集团行动的直接结果，这些行动旨在破坏缓和与各国间和平合作，这也是采取对抗路线和加紧军备竞赛的直接结果。

今年2月8日里根总统宣布决定开始大规模生产化学毒素。70年代中期五角大楼及其有关的研究中心及军事工业公司秘密准备的工作现在公开了。在华盛顿军国主义狂热中，美国向全人类提出挑战，企图为化学战争恢复名誉，把最精良的

进行化学战争武器纳入美国军事潜力，为什么美国人千方百计地拖延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谈判，而在1980年实际上中断了苏美两国制订有关国际条约的双边工作，其原因也越来越清楚了。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讨论和表决禁止化学武器决议时采取阻挠立场，其真正的背景也已揭示出来。

美国政府批准的化学重新武器计划为期若干年。用于该计划的款项将达100亿美元。这一计划包括大规模生产二元化学弹药、试验使用化学武器的新方法，以及在美国范围外修建储存进行化学战争手段的基地。尽管按照美国资料，美国武装力量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备大大超过消灭地球上大部分居民所需要的数量，但该计划实际上要求更新和补充全部美国化学武库。

美国关于重新进行化学军备的决定同发展中子武器生产，同在西欧部署美国新型核导弹计划是连成一体的，也同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关于扩充军备和取得军事优势，首先是欧洲军事优势的共同决定连成一体。美国新军事理论规定欧洲区域为使用化学武器的假想地区。

北大西洋公约集团驻欧洲武装力量最高司令美国罗杰斯将军早在1980年6月就要求“增加在欧洲大陆进行化学战争的武器”。1981年9月15日一位五角大楼高级代表在国会讲话时公开宣称，“必须有可能在欧洲进行反对华沙条约各国的大规模化学战争”。换句话说，他们想把欧洲变成巨大的瓦斯杀人所。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还想把几百万枚二元炮弹、炸弹和地雷转运到欧洲作为美国前沿基地武器使用。

美国专业书籍中也不断吹嘘化学武器的“优点”和“特长”。某些作者甚至说，化学武器是最人道的武器，因为用它杀人是“不知不觉的”和“几乎没有病痛的”。

美国总统的决定基于在战斗条件下使用化学武器的广泛经验。在美国侵略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时期，美国化学部队专家仅“桔色剂”一项，就投下了5,000多万公升。有160万越南人成了这一野蛮行动的受害者，几万名美国军人自己也受

到了毒害。美国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也使用了这一致命的毒素。阿富汗雇用军匪徒也用写有“美国制造”字样的手榴弹作为武器，而且美国官员也承认了这一点。美国还向萨尔瓦多政变当局提供化学航空炸弹，以用于对自由战士进行扫荡。这就是事实。

美国准备进行化学战争的计划总是以千篇一律的苏联威胁和诬蔑苏联使用化学武器的谣言作为依据。对于这一点，可以十分负责地声明，苏联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使用过化学武器。我国是1925年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类似气体及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第一批参加国之一。

我们主张，规定化学武器为非法的，并予以销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苏联提出了大量倡议，其中包括它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里提出的有关国际公约草案。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着手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苏联，而正是美国在阻挠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为达成各国人民悠切相关的协议设制障碍。华盛顿及其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亲密盟友对此应负最重大的责任。

地球上应当消灭化学武器。化学武器销毁得越早，就越能可靠地保护人民免受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加于人类的危险。

问题（“真理”报）：

美国关于化学武器“迎头赶上”计划，按其性质而言，是否是防御性的？或者，可以说，这是在化学武器方面扩充美国进攻潜力？

回答（孔采维奇少将）：现在所讲的由于美国在化学武器方面落后而采用“迎头赶上”这一概念，从军事角度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美国人自己也说，他们有这种武器的足够储备，足以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其他战场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化学战争。

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是超级军备和把化学武器运进欧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前阶段美国主要的战略目标是要保证在军事上对苏联取得单方面质量优势和数量优势，同时，冒最小限度危及本国领土的危险。美国的战争模式是这样的：在他国领土上作战，并且尽可能以他国人民的鲜血为代价。这就是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巡航导弹及中子武器计划的出发点，这也是早就策划的在欧洲部署化学武器设想的出发点。美国想用化学武器来补充欧洲的整个进攻性武库。化学武器同中子武器相结合用于解决杀伤人员并同时保存物质财富、工业潜力和技术设备的任务。这一计划早已制订，但是分阶段实施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可列举下述理由。第一，这一新的决定是在研究越南战争经验以后通过的。而越南战争按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广泛的大规模杀伤人员并破坏生态的实地试验。看来，美国专家对于在第三世界国家使用化学武器有效性方面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对于这一点，提一提现在经常引用的皮尔逊将军的话是有意义的。他说“基于将来是否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则这是一种猜测，然而这一武器对不受保护的人员所能发生的功效极大，以至我们永远不能把这一问题从议事日程上取消。”

第二，美国人和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军队根据1964—1981年期间所举行的大量军事演习而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促进了通过这项决定，这些演习是在各种信号下进行的，其中包括“秋季—64”，“秋季—66”，“秋季—68”，五次“冬季”演习，“冬季—71”等等（这些演习是在1979年以前举行的）然后是1980年和1981年的“秋雾”演习，在这些演习中都练习了操作化学武器。第三，美国海军关于可将二元弹药直接安装在海军战斗舰艇上的想法也促进了这一决定的通过。第四，美国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盟国从1978年起，进行了大量加强军事化学方面服役的工作。它们发展了团以下新的部队编制。加强训练会使用化学武器的专家。这种训练工作是在美国、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美国盟国的领土上进行的。美国国防部军事化学服役

局领导人员在达奎试验场进行了大量训练工作。目前有大量后备队员在美国各中心进行重新训练。最后，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盟国，一方面发展进攻性化学战争的方法和原则，完善化学部队的组织结构，加强军事化学潜力；另一方面，向其驻欧洲大陆军队提供新的防毒面具和经常戴用的皮肤保护用具（我要强调的是“经常戴用的”），以及有效的治疗药品、解毒剂、侦察武器和解毒设备。所有这一些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军队作好了进行化学战争的高度战斗准备。所以，这里谈不上什么美国落后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明显的有计划战略行动，其目的在扩充进行化学战争的进攻性武库。

问题（匈牙利广播电台）：

可能使用二元武器对人和环境的生理效果如何？是否可将其效果同使用中子武器的效果加以比较？

回答（戈里科夫院士）：

从毒素学的观点来看，二元武器同其他类型的化学武器没有原则的区别。所以我们应该从使用各种毒素物质的关系上去研究二元武器，这里说的毒素物质是指神经瘫痪类致毒物质等等。因此，看来我们应当认为，可能使用二元武器的效果就是使用二元武器过程中形成并杀伤目标的致毒物质所产生的使用效果。

根据已公布的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效果的材料，可以了解到什么呢？看来，同和平时期医学上有时使用的其他毒品一样，这类武器的效果可分为近期效果和后期效果。近期效果是大量杀伤人员。在使用神经瘫痪类致毒物质情况下，效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会造成大量死亡现象。对于城市和大规模居民点的无防护设备的居民说来，这是一种极大的危险。至于后期效果，则临床毒素学（这一门科学早就存在）告诉我们，每次都会发生象极毒化合物中毒一样的现象。如果回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即可知道，战争以后遗留下多少残废，他们都是因为氯气、

光气、芥子、瓦斯而中毒。应当认为，中毒的后期效果可以包括实际上任何致毒物质的效果。如因神经瘫痪类物质中毒，则可能产生神经错乱，关于这一点1980年“神经毒素学”杂志根据接触毒品的工人所产生的反应作了有关的报导。如果人员因所谓精神(拟精神)化学物质而中毒，则效果可能是精神性的。如果因CS型刺激性毒物中毒，则效果可能影响上呼吸道和肺部。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医学方面情况。

使我们医务工作者特别担心的是有关中毒后可能发生的遗传效果资料。由于美国在侵略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时期使用致毒物质而得到了现有材料，现在有根据讨论这一问题。对于这些效果有详细的描述，这些效果可能影响到今后数代，首先表现为畸形儿和促发性癌症等等现象。

在遗传效果方面，看来，可以说，化学武器与中子武装、中子放射有相似之处，它也会引起性细胞和体细胞的染色体变化。至于环境方面，令人生畏的是可能发生生态方面的效果。尽管有时人员本身没有受伤，但所发生的变化使人员不能在原来的环境中生活。

如果再回到(任何类型的)化学武器与中子武器对比的问题，那么我认为，主要相似之处在于这两种武器都是大规模杀伤人员的武器。这种武器一方面保存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则杀伤创造财富的人，即人民。所以这种武器应当同其他大规模杀伤人员的武器一样，予以禁止。

问题(全苏广播电台)：

美国专家在评价二元武器的优点时特别强调管理这种武器的相对安全性。看来似乎确实如此，那么您是否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苏联如此坚决地反对二元化学武器？

回答(孔采维奇中将)：

西方经常散布二元武器相对安全论。所以我想谈谈所谓相对安全性的某些方面，对这些方面广大群众还不太了解。确实，二元弹药在生产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危险性。生产二元武器各部件和将其运至装弹地点是危险性最小的工作阶段，但是按二元武器设计者的意图，上述工作是直接在美国境内进行的。将二元武器部件组装入弹药，将二元武器运至部队仓库，并在部队仓库特别是战斗阵地储存二元武器，这是危险的操作阶段，因为由于对这种弹药保管不慎或由于发生事故可能产生现实的有目标的致毒物质，而这种物质的泄漏不可避免地会对人员造成巨大的危险。但是，正如你们大家已经发现，美国自己避开了这种危险，把这种武器的基地转移到了欧洲。这是我要提醒你们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至于谈到二元配方各部件所谓毒性较小的问题，那么这里可以说，它们绝对不是安全的。例如：二元毒素部件之一——二钍甲基磷，这是同番木鳖硷一样的毒素。二元武器的 V X 部件也具有同样的毒素。因此，关于二元武器相对安全的说法是虚伪的和危险的，这种说法旨在麻痹欧洲人民的警惕性，而欧洲人民正在反对将化学武器部署在欧洲大陆上。

契尔尼亚科夫 还有一部分问题是涉及当前化学裁军谈判，特别是苏美两国双边谈判的状况。这些问题是《红色权利报》、《共青团真理报》和埃菲社等记者提出的。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状况如何呢？长期以来，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在不断进行谈判，旨在禁止化学武器。1972年苏联提出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其储存的公约草案。这一倡议促进了谈判的进展。谈判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意同意禁止化学武器。为了掩盖其阻挠立场，美国不自量力地要求对今后公约的遵守进行监督。

1976年以来四年间苏美两国进行了双边谈判，以便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禁止化学武器的共同提案。但1980年美国单方面中断了这项谈判并拒绝恢复谈判。至于苏联，则它认为，制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和恢复苏美两国谈判这两件事变得更为迫切了。

问题（新闻通讯社）

在美国，人们认为，化学战争是使用常规武器进行军事行动的一种形式。根据这一理由他们宣布，美国应当有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回击的潜力。你对这一点有什么评论？

回答（孔采维奇少将）：

苏联从未使用过化学武器。美国在制造和储存化学武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领导国家。美国不受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占有德国的科学技术资料 and 一等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地开始建立进行化学战争的巨大武库。早在1945—1947年期间就通过决定，建立萨林的工厂；大家知道，萨林是法西斯德国合成的，在德国制订了它的生产工艺，然后再转移到美国。在短期内美国人制造了大量这类致毒物质并为使用这种物质修造了巨大的弹药库。同核武器、生物武器相结合，化学武器扩充了本已相当巨大的美国军事潜力。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人采用了有机磷类致毒物质中毒性最强的物质——VX。这种毒素具有极强的毒性，它不仅能通过呼吸器官，而且能穿透呼吸器官防护工具——防毒面具致毒，还能透过皮肤杀伤人体。一公斤这类致毒物质可杀伤近400万人。通过用这种毒素武装部队，美国取得了进行大规模化学战争的广泛可能性。但美国扩充其实力的工作并不限于这一方面。美国还为研制各类新致毒物质开辟道路。美国首先合成并采用了B2类具有精神化学功效的致毒物质。此外还积极进行工作，制造可影响人员心理并控制其行为的新毒素。美国还采用腊肠毒菌素作为武器，加紧继续研究多毒素和树脂类的动物性毒素和植物性毒素的特性。但目的只有一个，即找到一种毒性极高的毒素，没有任何防护手段或治疗手段可对付它。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在高级科学技术水平上进行，并采用最现代化的物理化学、化学、生物化学和毒素学方法。在一年期间合成了数万种化合物。毒素的效能在实验室动物身上进行试验，据报刊

多次报道，有时甚至在人身上作试验。同制造新毒素平行进行的是加紧设计为使用毒素所需的新弹药结构。每年在美国试验场上——包括在热带地区和极圈地区——试验数百种新式弹药结构。结果，美国现代化学弹药库已拥有近百种各类弹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苏联是首先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之一。而大家知道，美国为考虑是否参加这项议定书化了50年时间。苏联多次向美国建议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大家知道，上述谈判是美国提议而中断的。决定中断谈判的动机何在？大家都清楚，这不是善良的动机，而是恶毒的侵略性动机。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美国是唯一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国家，该决议号召所有国家停止生产新型化学武器，以及不在无化学武器国家内安置这种武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不愿意受任何国际条约义务的约束，并力图保证自己享有在任何时候使用化学武器的自由。美国政府官员的多次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从他们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取得战争中的决定性优势，美国将不惜首先使用任何类型的武器。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首先在日本人身上试验了核武器。美国人在朝鲜试验了生物武器。然后，在越南试验了化学武器。没有任何理由保证美国不发动化学战争，因为现在它所加紧发展的潜力和里根最近关于生产二元武器及扩充化学武器储备的决定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问题（塔斯社）：

国务院说，美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苏联在东南亚使用过单端孢菌类毒枝毒素，并且还在继续使用这种武器。对国务院的上述说法应持什么态度？

回答（安东诺夫教授）：

我们预料到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近半年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许多言论，说什么在柬埔寨使用了毒枝毒素。自然界存在着相当大量的微生物菌类，这些菌类人们通常称之为丝状菌。在生命活动过程中，这些菌类分泌出强力的生理物质。其中有一部分物质对人体是有益的，例如微生物菌类给我们提供了青霉素。但另

一些菌类则分泌毒素，这种毒素称为毒枝毒素或毒菌。对人体特别有害的是镰刀菌所分泌的毒素。镰刀菌是一种土壤细菌。它寄生在各种植物，特别是谷类植物上。世界各地都可遇到这种毒菌。科学著作中大量报道了这种菌类对美国小麦和玉米、印度黍类、日本稻米的危害，在苏联也有镰刀菌。长期食用上述谷类或用上述谷类制成的食品可能造成人员或牲畜中毒现象。因此，农业生产方面和食品毒物学方面的学者和专家都在研究毒枝毒素；不久以前将军们和外交官们对毒枝毒素还不感到兴趣。只是到了1981年9月，美国国务卿黑格才提出要大家注意这种毒枝毒素。他为什么要提出这种毒素问题呢？从1976年起，由于美国提供的资料，广泛流传着各种谣言，说什么在老挝、柬埔寨和阿富汗使用了各种毒素，其中包括神经瘫痪类毒素、皮肤脓疱性毒素、精神化学类毒素（致幻毒素）。80年代初，在苏联和越南代表发表声明以后，以及在西方严肃的学者和记者发表文章后发现，这种谣传的消息与科学、医学和技术资料完全不符。于是这种消息的荒谬性和虚伪性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放弃自己所造的谣言和指控；在1981年9月14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普通照会中，国务院不得不宣布如下：“美国专家们研究并评价了上述报导中所描述的现象，以便确定，哪一种或哪一些毒素可能引起这样的效果。得出的结论是：在常见的传统的用于化学战争武器中没有一种武器本身，或同其他物质相结合，可能造成上面描述的现象，或象报道的那样，造成迅速死亡现象”。至此可以作出定论：泡影已经破灭。但国务院仍然决定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运动。为此，它需要寻找新的“事实和证据”。于是1981年9月13日国务卿在西柏林宣布，说什么他发现了某些有力的证据，证明在东南亚使用的不是致毒物质，而是毒枝毒素，即微生物镰刀菌生命活动的产物。证据何在呢？证据如下：在从柬埔寨运来的少量植物样品上分解出三种，后来又得到第四种毒枝毒素。其中包括T-2毒枝毒素。他进一步说，似乎以前在东南亚从未发现过镰刀菌及其分泌的毒枝毒素。美国国务院代表宣称，在它的专家们研究的3,000篇著作中未提及在东南

亚曾发现这种毒枝毒素。根据这些仓促凑成的“证据”，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从苏联将这种毒枝毒素运到越南的说法。继而甚至提出指控，说什么有人违反了日内瓦议定书，有人违反了关于禁止细菌（生物）武器公约。

我在今年2月访问越南时，询问了越南学者，是否有关于在越南传播这种镰刀菌的科学著作或其他资料。他们向我提供了几本科学著作，现在我提一提其中的一本。1975年前西贡大学医学系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这是阮惠善在阮文绍傀儡政权统治下由杜氏南教授指导而写的合格论文。从这篇论文中可以得出结论，1974年全年期间在西贡市大气层中，在医学系大楼屋顶上，全年各月份都不断地发现有镰刀菌。有兴趣者可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中找到类似的科学著作。今天我带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第23卷藏书目录。其中提到了1939年巴黎《Le Chevalier》出版社出版的法兰索瓦·鲍尼库拉写的一篇科学著作。这篇著作的题目是《镰刀菌和印度支那的圆纸筒》。

最后，我这里还有一本1979年美国出版的关于食物中毒及解毒的科学专著以及英国出版的科学专著《芽孢镰刀菌》。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东南亚地区繁植的镰刀菌在自然环境中没有人工干预也会产生分泌和排泄美国考察团在柬埔寨找到的那种毒枝毒素。难道国务院还值得替考察团提供装备吗？因此，关于在东南亚地区自然条件下不存在这种毒枝毒素，或即使存在但不产生毒枝毒素的说法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科学上的造谣。至于使用毒枝毒素的军事方面问题，则美国并不想寻找或提供什么证据，而且也找不到这种证据，因为这样的证据根本不存在。须要指出的是，毒枝毒素同现代毒剂相比毒性差数百倍至数千倍，毒枝毒素的毒性甚至还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毒剂。

我应当声明，苏联现在和过去都不生产任何毒枝毒素。为什么美国要提到这种毒枝毒素，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这里有几个原因，我想指出其中两个原因。美国想使人们不注意在越南化学战争期间美国军人所采取的确实灾难性的

反人道的罪恶的行动。我不久前访问了越南，而且亲眼看到了这些严重的后果。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和鼓吹者迟早要对此负责。其次，美国一方面散布诬蔑性消息和谣言，说苏联不执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72年关于禁止细菌（生物）武器公约，另一方面谋求动摇这些宝贵的国际协定，使这些协定失效。破坏对协定的信任，因为这些协定第一次对这种进行战争的野蛮手段加以禁止。美国需要使其手脚不受约束，以便继续奉行其研制新类型化学武器和生产与储存上述化学武器的政策。

福金院士：我有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问题（“消息”报、国家电视广播局）：

研究美国军队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已经若干年了，这项工作看来还要继续进行。从研究这一问题的越南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所得出的结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

问题（“红星”报）：

越南战争的后果对参加战争的人员，特别是美国方面参加战争的人员有哪些影响？

问题（越南通讯社）：

不久前苏联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越南，并同越南方面缔结了关于为研究和消除美国在越南进行化学战争后果而进行苏越合作的协定。对这一问题你有什么评论？

问题（福金院士）：

我确实刚从越南回来，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越南科学院的学者，读到了越南学者研究越南化学战争后果的各种著作。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对它加以认真研究。我们预备组织苏联科学院、科学院各研究所同越南学者进行合作，以便帮助他们进行这一工作。至于根据越南战争的后果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的结论，则可简单地归纳如下。 19

61—1971年期间美国陆军对越南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引起了该国生态的巨大变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对越南居民的健康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害。对越南人民使用了约10万吨各类化学物质和毒素，其中包括96,000吨植物性毒素和7,000多吨其他毒素。南越44%热带森林和丛林，以及40%的耕地都受到了毒素的化学污染。在污染大量森林和庄稼方面，美国军队使用的化学品剂量极大，平均每公顷10—100公斤。同时，通常不限于毁坏植物树叶，甚至在某些受害地面全部破坏了植物和动物生态。现在，除战争期间遭受化学武器毒害的数千人以外又增加了所谓后果效果受害者。这些人犯有神经错乱、皮肤病或更严重的疾病，例如肝癌。越南妇女生下了畸形儿，她们常出现妊娠期不正常、早产或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

我们还看到了活着的畸形儿，这些情况将在记者招待会后的电影中进行介绍。看到婴儿有两个头、四只手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婴儿不久将满一岁半，他还活着。当你看到这些可怕的战争后果时，不禁会想起，这是谁的罪过呢？医学资料表明，南越约有50万妇女患有不孕症。

至于大自然，则它也遭受到严重破坏：受害的森林和庄园本身不会自然而然地复苏，它们需要靠人工办法恢复。在受害的森林地区动物数量减少了，植物种类也显著地减少。大量使用含有极毒物质的所谓“桔色剂”后果特别严重。只是在开始使用这一毒素后，经过若干年人们才了解到这一点。“桔色剂”含有二氧芑类极毒物质，目前在越南土壤表面和深层土壤中均发现了这种毒素。这种物质在小剂量使用时是胚胎性和基因突变性毒素，并具有癌变效应，换言之，它是化学战争许多后期效果的主要起因。

现在越南人，特别是妇女在分娩时，出现的大部分不正常现象是由二氧芑引起的遗传器官遭受损伤的结果。应当指出，越南居民遭受“桔色剂”影响后遗传器官变化的性质同广岛和长崎居民遭受原子弹轰炸后染色体器官所发生的变化性质相似。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地球上两种居民的遗传器官受到了损伤，即日本居民和

越南居民。这两国居民及其后代的苦难是由于美国军人不惜任何手段疯狂谋求取得胜利而造成的。

上述事实证明，在越南使用的化学武器不仅用于战术目标和战役目标。而且，越南也是试验新式杀人武器、最新技术和化学成就的试验场所。这才是美国军队1961年至1971年在越南进行化学战争的目标。

现在再谈谈下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化学战争对越南居民的严重后果。然而，这场战争的后果也影响到了另一方的战争参加者。现在越来越清楚，美国人自己也成了化学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是受蒙蔽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想对越南人民造成罪恶的程度。美国人在越南投下的慢性生态炸弹变成了一个飞来器，结果反过来打在美国参加战争并在越南犯下罪行的人身上。化学战争的执行者受到了他们过去的敌人和受害者所遭受的同样苦难。现在在美国据登记材料，有上千名退伍军人是化学战争的受害者。

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一项揭露性的文件，它充分地描述了越南的化学战争。其中讲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什么范围内使用了哪些化学毒素。还统计了毁灭性毒品的数量，这种毒品就是使人们染色体结构发生变化的起因。实际上，这是化学战争的记录，而且某些资料（尽管是偏低的）是最好的证据，证明美国军队在越南犯下了哪些罪行。这里就这一问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

现在我只举一个事实：1980年5月5日（Newsday）报道，越南退伍军人的辩护律师维克拉·考尔曼向联邦法院起诉，控告杆状毒素制造者，他说，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所患的各种疾病是“桔色剂”的效应结果。他说，起诉者数量已增加到4万人。如果有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我这里有美国报纸关于这些人情况的文章摘要，畸形儿和他们父亲的照片，在他们脸上可以看到恐怖和愤怒，因为当派他们去做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时，他们是受美国政府蒙蔽的。退伍军人登·乔尔敦认

为，由于“桔色剂”的影响他们儿子发生先天性手臂残废。所以还有第三国居民，即美国人，他们也是这场化学战争的受害者。

问题（匈牙利广播电台）：

对于任何武器都可研制中和其效应的手段。就二元弹头而言，是否存在这种可能？

回答（福金院士）：

任何防护手段、治疗及中和性化学物质并不能排除重大的伤害，它们只能减轻重大的伤害。将化学侵略用于反对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特别严重的毁灭性质，因为这些国家遗憾的是没有化学防护手段。至于谈到中和手段和二元弹头及二元武器的解毒法，则同其他毒素的中和法和解毒法一样。

契尔尼亚科夫：有人请求核对一下越南战争中美国退伍军人的数字，以及其中包括化学战争受害者的数字。

回答（福金院士）：

总共参加战争的有近280万美国军人。根据我国和美国报刊公布的资料和不久前访问越南的参加越战美国退伍军人代表团材料，现在我们所谈的人数约为4万人左右，虽然这个数字还可能更大。

问题（“新时代”杂志）：

苏联如何估计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化学战争潜力，以及它们生产本国化学武器的能力？

回答（孔采维奇少将）：

当然，对于和平事业说来，最基本的危险是美国军事化学潜力，在这方面从事工作的约有90个国营化学公司和私营化学公司。现在据美国专家的各种估计，化学武器可动员储备总数为15万-30万吨，而供其使用的弹药数量约为300万个单位。五角大楼计划在最近几年中将这一数字增加到500万个单位，为此要花费约一百亿美元。看来，没有必要评论这些数字，这些数字只表明美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广泛的化学战争。至于其他国家的潜力，则必须指出下列情况：英国在探索新的毒素方面有雄厚的科学技术潜力。大家知道，英国人首先合成了VX和CS两种毒素，研制了它们的工艺过程并将这一技术转让给美国进行生产。现在在波尔通敦继续进行着研究工作，以探索新的超级毒素。英国化学工业能够在短期内发展毒素生产和二元炮弹成分的生产。法国有其本国的化学武器和可动员储备，并能够把这种储备维持在相当水平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发达的化学工业，它也能在短期内转为生产毒素和二元武器成分。日本、意大利和美国的其他盟国也有这种能力。最近几年来美国广泛利用国际合作形式来研制化学武器。这里可引用下列资料为例：斯坦福美国战略研究中心同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以色列专家一起对本世纪80年代、90年代化学武器的发展和使用前景作了估计。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美国现在正在加紧研制用于炮火反射系统的化学弹药。这些例子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将其盟国紧紧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并正在扩充为进行一场欧洲战争所需要的突击力量和进攻力量。

契尔尼亚科夫：

这里收到了路透社、瑞典电视台、挪威《Aftenposten》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了对付美国制造二元武器新计划，苏联是否将发展自己的化学武器？”

回答（孔采维奇少将）：

毫无疑问，苏联武装力量为对付任何武器，包括二元武器，都将拥有自己的反击手段。

契尔尼亚科夫：这一系列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是：苏联武装力量的化学兵种用于什么目的？

回答（孔采维奇少将）：

苏联武装力量化学兵种执行的是防护任务，他们的任务是进行化学侦察，消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后果，这是他们的基本目标。现在化学兵种在进行战术训练时正在研究消除使用化学武器后果的问题。对武装部队进行训练，使他们学会对付化学武器的防护措施——从历史观点看这是正确的。因为可以提一下：法西斯德国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敖德萨和刻赤地区使用了化学武器，当时苏联军队对此已有所准备。

契尔尼亚科夫：《合众国际社》提了一个问题。

问题：“美国说，苏联在阿富汗使用了化学武器，而且结果牺牲了不少于3,000人，对此你如何回答？”

回答（契尔尼亚科夫同志）：

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且对这种谎言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重复，尽管其实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是，谎言不论重复多少遍，它仍然是谎言。这种谎言尤其无耻，因为在阿富汗经过资料证明，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制手榴弹，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将这些武器用于武装反对阿富汗人民的匪徒。

问题（墨西哥《至上报》记者）：

“你谈到了欧洲，但化学武器也可能被用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回答（契尔尼亚科夫）：

我想，不论是尼加拉瓜或该地区其他国家，都不打算使用这种武器。你们自己清楚，使用这种武器的实际威胁来自何方。

问题（《每日世界》报）：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上提议设立一个由著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他们能向世界人民介绍核战争恐怖真相。苏联学者是否准备向世界各国学者，

发出呼吁，以便设立一个研究使用化学武器威胁问题的委员会？

回答（契尔尼亚科夫）：

我想我不能代替学者们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很关心使人们免受灾难和痛苦的问题。他们的任务并不仅限于讨论核武器。

福金院士：

我曾经有机会同苏联医务工作者协会主席谈话，这些医务工作者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医务工作者一起正在研究防止原子威胁问题。这位主席也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同其他国家学者正在进行谈判，以便建立一个权威性的学者委员会。该委员会可由下列人员组成：组成：社会主义国家学者、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和第三世界国家学者。他们将向人民介绍原子战争真相，以及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后果的真相，其中看来也包括化学武器。他们可能将提出各国政府都能接受的建设性建议，旨在消除原子威胁。设立委员会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
